

冰雪美人

□罗望子



坐井观天

我甚至喊上家里人，勾起了她的好奇心。她不得不承认，那女子的确是美，连我儿子，一个刚刚出门远行的青涩少年也探了探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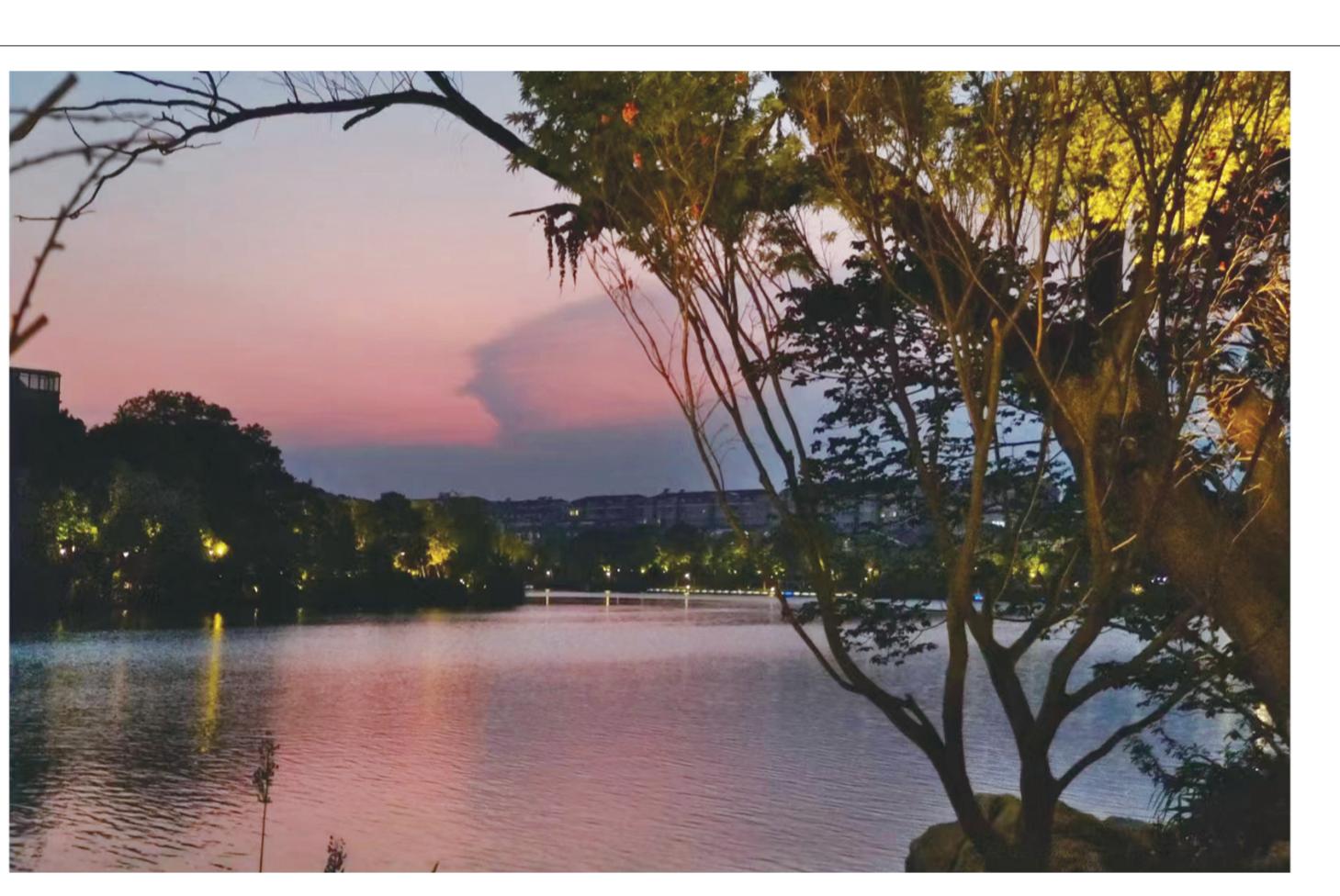
惟妙惟肖地叙述了他在飞机上的窘境——最初，我是在一本外国文学杂志上作为短篇小说来享受的，后来在《诺贝尔的幽灵》一书里，它又以散文的面目出现了，而且还出自同一个译者之手——所以我无法判定作品的体裁类别。话又说回来，不管它出于虚构还是亲历，都给了我最大的真实，反正我是当散文来看的。当时，他在机场看到一位绝色女子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心情大好。那女子像一条美人鱼出没在人浪中，他则始终追寻着她那若隐若现的倩影。没想到那女子偏偏和他同座，紧靠舷窗。悲剧于是发生了，那女子随即吃了两颗金色的药片，睡了整整8小时零14分钟。在这漫长的时光里，“她一回也没有醒，也没有叹息一声，甚至也没有稍微改变一下姿势”。而他如坐针毡，“一分一秒也不能摆脱躺在我身旁的那个神话般的人物的魅力”。他在想她醒来后怎样和她搭上话。他能说些什么呢？他也很想为她做些什么，博她一笑。他每喝一杯酒都要祝福一下她。事实上他的确为之付出了她却一无所知：他既想她快快醒来，又为保护她的睡觉免受干扰而和空姐据理力争。在那样的时刻，“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见她醒来，哪怕她大发雷霆，这样我就能恢复自由，也许还有我的青春。但是我没有勇气”。

其实这些都还是鸡毛蒜皮，不值一提。真正让你揪心的还是无法消受的孤独，远离尘嚣。你很想抓住什么，可是没有人理会你。人人都装作睡觉或看视频电影，陷入各自的孤独里，好像在飞机上理所当然，因为飞机本身就是一只孤独的怪物般的大鸟。你稍稍发出一点异样的声音，敏感而敬业的空姐便会走过来，送给你一块防止着凉的大毛巾，或者柔声地问你“先生，你需要什么吗”。你需要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可是你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你手足无措地摇摇手，在弯腰微笑的空姐面前，你就像是个活灵活现的小丑。

马克斯曾经在《飞机上的睡美人》里，

正意义上的主角，她也像大雁塔一样神秘，充满诗意，以致男主人公旅行的过程中对她始终不能释怀。只不过人物的活动空间，换作了火车上，冰雪美人和我们还有一个单位，是“我们”中的一员，和我们是一伙的，尽管她一言不发目不斜视。这样处理，增加叙述难度的同时，也增添了一丝暖意，不至于让我们坠入世界末日的冷酷仙境。有趣的是，马克斯同样非常坦诚，还是在《飞机上的睡美人》里，他说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一部美丽小说，作品描写京藤的资产阶级老人，欣赏裸女睡觉。“他们不能叫醒她们，也不能碰她们，连这样想都不行，因为快乐的集中体现就是看着她们睡觉。”川端康成的作品，把“忍即美”的日本文化演绎到了极致，备受折磨的老马则自嘲道：“我，此时此刻的日本老人。”

也许他别无选择吧，以老马的睿智，若有火车坐，又何苦到飞机上去受这罪呢。我就在火车上观看过一个绝色女子。那是在从海安到北京的软卧车厢里。女子站在不足一米的过道上眺望窗外，若有所思。她在想什么呢。长发，长裙。是那种白底，碎碎的小小的红花。圆领，中袖。泡泡纱的质地，但肯定不是泡泡纱，只是那裙裾有泡泡纱的质感，又有丝绸般的柔滑。我把她看成一幅赏心悦目的静物画。我甚至喊上家里人，勾起了她的好奇心。她不得不承认，那女子的确是美，连我儿子，一个刚刚出门远行的青涩少年也探了探头。我装作去卫生间，去开水房，三番五次打她背后擦身而过。老天作证，我并没有揩油和惊动她的想法，连她光洁的小腿和鞋子也没敢看。她亭亭玉立的静美姿态，只不过再次证明了“美女是用来欣赏的”。



宁静

郭俊摄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

——斯美塔那《伏尔塔瓦河》赏析

□木 火

四季乐韵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”一条宽阔的大河，总会激起人们对美好山川的无限想象，饱含了对美丽祖国的无限热爱。乔羽笔下的这条大河是他在江西看到的长江印象，却用“一条大河”拉近了心理距离，增添了一份亲切感，激起了亿万人的共鸣。

在捷克，也有一条母亲河成为祖国的象征，并被谱写了交响曲，同样冠之以《我的祖国》之名，这就是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于1874—1897年间创作的包含6首乐曲的交响诗套曲《我的祖国》，其中的第二乐章为《伏尔塔瓦河》，也是这套作品中演出频率最高的一部交响诗，后来被称为捷克第二国歌。

斯美塔那为《伏尔塔瓦河》作了细腻的描写：“两条小溪流过寒风呼啸的森林，汇合起来

他的艺术理想就是用音乐帮助捷克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，培植他们勇敢乐观的精神和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。

成为伏尔塔瓦河，向远方流去。它流过猎人号角回响的森林，穿过丰收的田野。欢乐的农村婚礼的声音传到它的岸边。在月光下，水仙们唱着蛊惑人心的歌曲在它的波浪上嬉游。”看得出作曲家对这一条河流所饱含的深情，相比于文字的描述，作曲家用音符描摹的伏尔塔瓦河更为真切，也更能打动人心。

全曲由引子及六段音乐加尾声组成（共八段）。那音乐像是带你进行一次迷人的伏尔塔瓦河二日游，从源头出发，到下游河口，或在河边漫步，或从空中俯瞰，或沉醉在朦胧月光下，或放歌于浪漫风景里。

引子是用清冷的长笛奏出快速上行波动的十六分音符，温暖的单簧管随后以下行波动的音型汇入，小提琴清脆的拨奏、竖琴晶莹的泛音犹如飞溅的浪花……这就是伏尔塔瓦河的源头，位于舒马瓦山的森林深处，潺潺鸣泉，阵阵林涛，让人觅得一个幽邃的地方，亲近自然，深呼吸，还可以想象阳光穿透了密林的缝隙，照耀着翻卷起的朵朵浪花，涓涓溪水银光闪烁。

渐渐地，水流越来越大，水势越来越猛，汇聚成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——伏尔塔瓦河。贯穿全曲的伏尔塔瓦河主题出现了，由双簧管和小提琴奏出宽广流畅、优美如歌的旋律，弦乐再铺排开来，给你一片宽阔的视野，好似飞翔在空中，将起伏的山丘、苍翠的森林、奔涌的河流尽收眼底。在音乐此后的发展中，这个主题以大小调交替的方式，把一腔激情步步推向高潮；也与几个插部主题相交错，形成了近似回旋曲的结构形式。

滔滔前行的乐队里忽然加入了辉煌的圆号和小号，那是狩猎的号角声。伏尔塔瓦河正流过一片茂密的森林，乐队厚重的音响塑造着森林的形象，让你联想起重重密林里惊险刺激的狩猎场面。

渐渐地，号角声远去，弦乐整齐地奏出轻快的波尔卡舞曲，那应是暮云四合，伏尔塔瓦

河流过平畴沃野。宁静柔和的管乐夜幕一般徐徐降临，一切沉入了梦乡。长笛和单簧管再度奏出起伏波动的音型，竖琴拨响串串琶音，仿佛水波轻漾，风起涟漪，在这迷蒙的背景下，小提琴则在高音区奏出晶莹而柔美的慢板旋律，好似水仙女在月光下长袖起舞。这个源自斯拉夫民间的神话传说，后来由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成了歌剧《水仙女》，讲述了一个水精灵的爱情悲剧。而在伏尔塔瓦河畔，圣洁的水仙女是一缕缥缈的银光，是一个纯净的幻梦，缠绕在你的灵魂深处。

不知不觉夜已逝，一束明亮的光袭来，跃动在梦的东方，猛然刺破了夜幕，伏尔塔瓦河在黎明中苏醒。这时的伏尔塔瓦河主题，更显宏伟、宽广，如同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奔腾不息。

随后，铜管乐器和定音鼓加入，乐队运用宏大的音响，描写了河水在经过圣约翰峡谷时所形成的汹涌激流，巨浪猛烈地冲击着峭壁，发出阵阵雷鸣般的吼声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象。音乐忽然沉寂了片刻，然后又爆发出来，大河冲出险境，景色豁然开朗，伏尔塔瓦河的主题由原本柔和、暗淡的小调转为明朗的大调，显得更为波澜壮阔，满载着胜利的喜悦滚滚向前。

最后，伏尔塔瓦河流到了离布拉格不远的边境城堡维谢格拉德，尾声中出现了交响诗套曲《我的祖国》第一乐章中的主题，整个乐队高昂地奏响这史诗般庄严的主题，热情歌颂捷克民族光荣的历史、绚烂的文明。音乐一轮轮渐弱下去，直至细若游丝，好似沉浸在了历史的光环里……突然，乐队以两声有力的和弦强奏猛地结束了全曲。

曾经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斯美塔那，他的艺术理想就是用音乐帮助捷克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，培植他们勇敢乐观的精神和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。因此，他的作品像一面面战斗的旗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50岁的斯美塔那在创作《我的祖国》时，已经失去了听力，想象着那旋律萦绕在他的脑海里，回荡在他胸中，一遍遍歌颂祖国美丽的河山、传奇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未来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



故乡，有时并非一个地理位置，它也许是几帧纯真的童年印象。

不见马兰好多年

□江 徐



坐看苔苔

最近我常去河边走走，从河段南头下去，贴着水面向北，看看绕堤柳，望望隔岸花，走一里路的样子，心里渐渐起了松泛。

惊蛰前后，河边杨柳返青，风响啊，有几根枝条扶着河面。先开的是婆婆纳，一摊连一摊，星星点点的小蓝花与我幼年时已是相熟，田间、路边，都有的，有时大人挑回的羊草里夹着几粒。如今每每偶遇，惊喜之余，也惊觉一年年春深如许。

迷迭香，这种既可做牛排香料也可用来提炼精油的灌木是很少见的，但这条河岸种了一路，拉拉杂杂，随意铺排，奢侈得很，每次挑几支开花的折回去也就不觉得心疼。先在瓶里插几天，等水分发散，点上一支，便是天然熏香。然后轮到鸢尾开花。我不记得第一次遇见鸢尾是在何年何月，蝴蝶似的紫蓝色花朵真叫人一见倾心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将鸢尾花设为手机桌面。漫步河边，想起有一年春天，朋友驱车百里为取马兰的幼苗，看到路边公园里开了一片鸢尾，他说，马兰比鸢尾清瘦。

鸢尾与马兰都属鸢尾科，将她俩视为表姊妹应该没问题吧。那么我也可以说，鸢尾比她的表姐马兰丰腴。小时候我就认得马兰，屋后有一座桥，桥头有两墩马兰，一墩长在东南角，一墩长在西北角。四五月份，马兰开出蓝紫色的花，凑近了闻闻，有点辛辣。你知道，小孩子是没有栽花莳草的经验的，我用雪花膏的空瓶装满泥，摘两朵马兰花，往瓶里一插，再往门口角落一摆，心里就喜滋滋了。秋天，桥对岸的人家会把东南角那墩马兰叶子通通割下，铺满整个桥面，晒上几个太阳，留着捆东西。

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小时候和小伙伴跳橡皮筋时这样唱

的，搞不懂其中是怎样一套逻辑，也不晓得嘴里念念有词的马兰花就长在自家屋后。

我出生之前，马兰花已长在那儿，无人打理，也无需打理，它们随着四季流转兀自枯了又荣。就那样过了好多年。后来建设新农村，泥路浇成水泥路，桥也拆了，桥头的马兰也铲了。我渐渐明白，故乡，有时并非一个地理位置，它也许是几帧纯真的童年印象。

有一次，我做梦回到童年生活的老屋，那是祖父祖母生活一辈子的乡村。我在梦里醒来，发现屋里格局有所改变。躺在西厢房的床上，床很低，像榻榻米。屋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也不急，就静静地躺着，看着，感受着。透过东墙的落地窗，我看到石板桥还在那里，桥下河流也悠悠，河对岸莲香家的几只鸭也和从前一样，在河里凫游。太阳落时，莲香大概还是会像从前一样，站在岸边，嘎嘎悠悠、嘎嘎悠悠地喊着鸭子们回巢。我拿出手机，想拍下这片原风景。可是因为窗棂阻碍，又因为距离太近，无论怎样调整角度，都没法将眼前的画面完整拍下来，为此心生懊丧。等我再次醒来才觉知，根本是一丝一毫都没有拍摄记录下来。即便如此，即便石桥、河水、马兰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真正爱我的人，虽已从物理世界消失不见，却未曾从活着的人的心海逝去。是因为桥头那丛马兰花在潜意识里开开谢谢很多遍，才会做这样的梦吧？

河边的鸢尾之所以让我想起马兰，久远的马兰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，只是因为这些花草牵惹起心灵深处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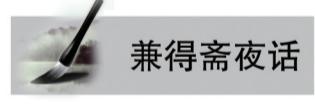
折一支鸢尾带回，插于百雀玲润肤乳的空瓶，花欲开时，如紫水一滴，花半开时，宛若展翅待飞的蝴蝶。待它盛放后，我“看见”舒展的六片花瓣上，白底紫点的冠饰物像极少女连衣裙上波浪形的衣领。当我贪婪地嗅着面前的鸢尾，闻到和老屋桥头的马兰一模一样的气息时，忽然再一次明白什么叫感动。

谷雨这一天，我又去往河边，一路上在心里默念着鸢尾鸢尾鸢尾……想起那股似曾相识的气息，就觉得自己是去见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。

也许正是这最初的诱发，培育了王个簃在书画篆刻方面的灵苗。

他不甘于为师门所囿

□杨 谤



兼得斋夜话

了。”（《王个簃随想录》）这段回忆说明：王个簃学习篆刻是从自己“胡乱弄弄”中开始的。他后来转到南通师范附小读书，毕业后又进了南通省立第七中学。南通的篆刻氛围远胜于茅家镇，张謇推行地方自治打开了南通的门户，当时不少篆刻流派在南通都有了“传人”，风气所及，热爱篆刻的他不可能被置于局外，但他的老师中，有长于书画的，却没有精于篆刻的，因此推断，在二十二岁三岁前，王个簃的篆刻活动一直处于自我摸索状态。

我对王个簃先生的篆刻有过“误解”，认为他是一个谨守师门的人。最近静下心来翻看了几遍他的篆刻集，又认真地读了他的《王个簃随想录》，同时参阅了林树中编著的《吴昌硕年谱》，对个簃先生的篆刻艺术方始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王个簃祖父是一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，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王个簃刚满五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幸离世。个簃先生的祖父、父亲都不会画画，但喜欢书画，家中就曾挂有不少乡中名人雅士的作品。王个簃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是乡贤赵菊泉先生的手笔：“同天地和是化宇，得山水乐可以长年。”也许正是这最初的诱发，培育了王个簃在书画篆刻方面的灵苗。

王个簃是在海门高等小学读书时开始学习篆刻的，十四五岁的年纪。“我常常一个人到茅家镇（海门）上的刻字店去看刻字师傅刻字。我被吸引住，产生了兴趣，自己也搞了把刀，篆刻不会写，就去查《康熙字典》上的字。这样刻来刻去，居然还给班上的同学刻章

王个簃始终不甘于为师门所囿，努力地探索实践属于自己的新风，可惜终都没有能与他人拉开足够大的距离。